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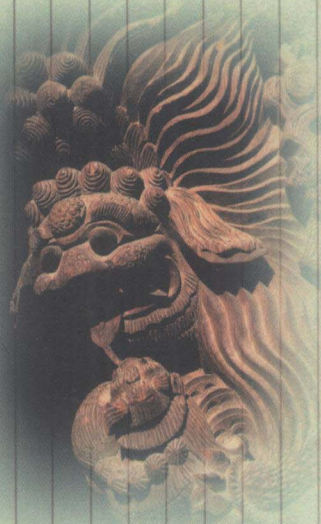
元 亨 文 存

广府寻根

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探奥

◎ 谭元亨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元亨文存·

广府寻根

——中国最大的一个移民族群探奥

谭元亨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府寻根/谭元亨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6
ISBN 7-5361-2712-X

I. 广… II. 谭… III. 广东省 - 地方史 - 研究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07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075 电话: (020) 87557232

江门市棠下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50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序

10年前，谭元亨教授便已着手广府文化的研究。但在这10年间，我们只见他一部部客家学专著与客家长篇小说接踵而出，却未见他有关广府的片言只语。心想，他当是知难而退了。我说过，广府文化是珠江文化的代表，亦是岭南文化的主流。如何把广府文化从珠江文化、岭南文化中“分解”出来，不被人而化之，又谈何容易？没料，进入21世纪，竟见他相继抛出《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千年国门——广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以及以广府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正道沧桑》并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方知道他并没有放弃这个课题，十年寒窗，今日终修正果矣。

而这部《广府寻根——中国最大一个的移民族群探奥》，则是在上述著作之后，正式推出的一部有学术品位的理论专著，也是目前研究广府学的最早一个的研究成果。

在这部专著中，同样体现出谭元亨不倦的学术追求——这恰如老一辈著名学者吴于廑、张磊曾一致肯定的，不拘陈说，敢于立言。首先，他对南中国的历史纪年提出了新证，在考古、古籍上进一步论证了广州作为3000年不衰古港的历史，“为广府文明作一次历史性的证明”。同时，又把广府民系的定型，以及广府方言的形成，也从通常流行宋末的“珠玑巷时期”提前1000多年，追溯到古广信即西汉之际；至于南北朝

岭南的“开风雅之先”，连同道教创立、达摩登陆等事件一起，以证明当时岭南文化非但不滞后于中原，反有所超前……他对广府文化演进的五个时期的划分，也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却颇具科学性与说服力。类似的创新及立言，还可以引出不少。不管这些创新与立言是否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但这种学术勇气，建立在十年寒窗之上，毕竟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在这本专著中，他也正式提出了“广府学”的学术框架，比在《广府海韵》一书中仅提出“广府学”之名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是经深思熟虑的，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与过人的见识。记得谭元亨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谈到做学问应有“两不怕”：一不怕坐冷板凳，其义自明；二不怕则是别人群起而攻之，真理愈辩愈明，我想，对这部专著，应取这一态度。事实上，当初他做客家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各种非议接踵而至，可现在呢”他在客家学的地位，不正因这些非议销声匿迹而得到了公认么。

令我感动的是，这次支持谭元亨出版这部专著的，并不是我所以为的，是一位广府人，而是一位客籍的香港实业家陈中宁先生。他是先看到谭元亨众多的客家学著作，为谭元亨务去陈言、敢于立言所动，从而动心请谭写一部鲜有人写过的广府学著作。他称，自己虽不是广府人，却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广府属地成长起来的，很为这么大一个民系竟无人“立传”而不平。几经辗转，心诚石开，他终于找到了想找的人，而这人又正好已开始了广府学的研究，于是一拍即合，如愿以偿，从此，两人开始了精诚的合作，终于促成了这作为第一部学术性的广府学著作的出版。

的确，广府民系这么大的一个族群，在中国历史上功勋卓著，名人辈出，为中华文化的再造，于20世纪初及当代均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可长期以来，却罕有为这样一个颇具个性、人口众多的民系撰写专门的著作，这不能不是件憾事。现在，终于有人来做这一工作，应为之庆幸。更何况撰稿者身体力行，不负所望，为这一学问的确立或奠基，添了不少光彩。

我期望，以谭元亨这一部著作及其同类作品为开端，广府学的研究当能充分地展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与客家学、潮学并驾齐驱，成为南中国学术园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司徒尚纪

2002年9月4日于中山大学
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注：作者是中山大学教授

目 录

导言 南中国的历史纪年	(1)
第一章 广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3)
一、有待起步的广府研究	(13)
二、“大而化之”及其他	(14)
三、任重而道远	(17)
第二章 广府源流	(21)
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21)
二、民系底色：“百越”	(24)
三、汉化定型	(34)
四、汉民族意识的强化	(42)
第三章 广府民性	(50)
一、在“北人”与“南人”之外	(50)
二、历史评语	(52)
三、海洋文明与商业精神	(56)
四、冒险进取与审美情趣	(59)
五、务实、享乐的世俗性	(62)
六、广府民系性格的负面	(65)
第四章 广府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作用	(68)
一、“开吾粤风雅之先者”	(70)
二、“天子南库”与粤商的历史作用	(83)
三、辛亥革命与现代工商业的崛起	(93)

四、改革开放与广东的当代容量	(100)
第五章 广府方言	(104)
一、方言与文化	(104)
二、广府方言研究扫描	(105)
三、广府方言的形成	(106)
四、两广的官话	(115)
五、古汉语的“根”	(117)
六、古越语遗存	(123)
七、海洋的“腥味”	(126)
八、外来词	(129)
九、语言特色	(133)
十、广府方言的三个层面	(134)
第六章 广府文化的演进	(138)
一、中华文化的三大色块	(138)
二、同步与先后	(143)
三、先秦：番禺的古越底色	(147)
四、西汉：广信的中原汉化	(158)
五、魏晋隋唐：广州的海洋风韵	(168)
六、宋元明清：珠玑巷之“开基”	(179)
七、近现代：穗港双城之二重奏	(194)
第七章 广府思想	(203)
一、古代广府的思想底蕴	(204)
二、道教思想的开创	(208)
三、佛教在广府的中国化进程	(218)
四、近代思想的“龙头”	(228)
五、“官商”与“民商”的对立思想	(237)
六、思想启蒙运动	(245)

七、民主革命思想的推进·····	(254)
第八章 广府文学 ·····	(261)
一、汉魏六朝诗歌之兴·····	(262)
二、“文化北伐”后的寥寂·····	(265)
三、“中原诗风”·····	(269)
四、民族危亡的呐喊·····	(280)
五、学者与诗人相映生辉·····	(284)
六、思想家与作家集于一身·····	(287)
七、现当代文学新一页·····	(296)
八、走向大器与成熟·····	(311)
第九章 广府艺术 ·····	(313)
一、“岭南画派”与“南方雕塑”·····	(313)
二、建筑与园林·····	(317)
三、电影艺术·····	(324)
四、木鱼书与龙舟歌·····	(329)
五、南音与粤讴·····	(333)
六、粤剧与粤曲·····	(338)
七、广东音乐·····	(343)
八、民间艺术·····	(347)
第十章 广府教育 ·····	(352)
一、私学·····	(352)
二、官学·····	(354)
三、新学·····	(356)
四、现当代学校·····	(359)
五、广府人的教育观·····	(361)
第十一章 广府民俗 ·····	(365)
一、民俗的传承与变异·····	(366)

二、节日民俗的异同	(369)
三、重要民俗选萃	(376)
第十二章 广府移民	(381)
一、海洋文化的证明	(381)
二、海外移民的历史动因	(383)
三、“一枝散五叶”	(397)
四、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	(406)
第十三章 广府学的构架	(417)
一、缘起	(417)
二、学科的确立	(418)
三、学术气候与相应条件	(420)
四、后来居上的机遇	(423)
五、回顾与展望	(425)
六、广府学的理论框架	(431)
七、文化层面	(436)
八、跨学科的扩展	(440)
九、思路与方法	(444)
后记	(452)

导言 南中国的历史纪年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巨大的移民族群，他的人数，与已经大迁徙著称的移民族群——客家人相比不会少，甚至比在海外的移民更要多几倍。但是，他们作为“移民”的定位，却比客家人更“可疑”得多。因为，他们一方面自称是来自中原的古老的汉族，有一部部的谱牒为证，有上百个姓氏为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每每把自己称之为“粤人”，而且常常以“粤人”、“汉人”并列，甚至视来自北方的移民为不开化的“猺獠”，排外情绪时隐时现——也就无形中否认了自身作为中原移民的身份。事实上，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之中，一忽儿强调自己是这层土地上的主人而非移民，一忽儿又强调自己是中原汉族移民血统与正宗。当然，二者也有不矛盾的地方，前者仅指此地之主人，后者则包含此地而扩展到整个泱泱大国的主人。

这种矛盾心理，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偏重——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讲，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更迭，造成了这种矛盾的心理。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作为主人的心态则是不庸置疑的。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主人自尊，其原因实在耐人寻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且待正文去完成这个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又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大移民省。人

们曾把广东称为中国的加利福尼亚，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也最具经济活力的一个大省。由于“新客家”——外来移民的剧增，短短十几年内，人口增加了50%甚至更多，如加上流动人口，几乎逼近了一个亿。这次广东再度引国人瞩目，可以说是与上世纪初一样，但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历史变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成为全国经济的第一大省。两度的崛起，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上的崛起，都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以及前所未有的活力，而这，无疑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作为广东的主要民系或移民族群，它究竟具备或潜藏怎样的文化因子，得以在近代成为显性的历史力量，大大地推动着这么一个古老民族的再造或更新？而作为广府民系，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对它的研究，是否也已成为一门显学——广府学了呢？……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几十个上百个。

是怎样一个民系，他长期蛰伏在一部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却未能被正视，而他却顽强地存在着，不仅长出了绿叶，抽出了劲枝，开出了鲜花，还结出了辉煌的硕果，以至后人谁也不再会无视他的存在。他是苍劲古拙的老枝，却抽出了鲜嫩的枝桠，带来了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是，以往的蛰伏也就成了神迹，需要今天——去验证与思考……

二

作为“南蛮”之地，几千年来，这里都很难在封建的大一统格局中留下多少痕迹。如果不是它一直被视为“天子南库”的话，史籍上甚至都不屑一提。这种尴尬，直到今天才有所改变。但是，人们头脑中固化的观念，却不是那么轻易完全消失的。著名的历史地理大师谭其骧早就说过：“任何时代，都不

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

要改变这种观念，如果仍站在既往的立场上，站在中原正统的位置上，是怎么也不可能的。纵然华夏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可学术界的影响力又有多大呢？重要的是，要往前迈进一步，不仅走出中原独尊的局限，也要走出“东方中心观”的局限，把我们的视野投向整个世界。

只要走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而广东，包括广府民系所谓的尴尬就荡然无存。一句话，我们眼底下的这片热土的面貌，也就完全改观了。

无疑，作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带，正是与世界文化接缘之处，也是海洋商业文明影响至深的地方——正由于这一影响而产生的迥异，这甚至被视为异域色彩，所以才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认同，把它视为“化外之地”、“夷蛮之地”。这便是“东方中心观”只可能产生的结论。

遗憾的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迎面碰到的，却又是另一种“西方中心观”，无视在这接缘地区本已滋生并正成长的文化。也就是说，把这里的文化等同于中国的中原文化，从而视而不见，直到最后否认中国同样存在的海洋文明。

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定中国“并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的观点，中国学者有赞同也有反对的。赞同者认为，“像古希腊，近代英国这样将航运、贸易、海外移民和殖民作为生存基础的文化才是海洋文化。岭南文化是岭南大地上的文化，是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文化。”反对者则认为，“如果把西方海洋文化称作为海洋商业文化，那么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应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

无疑，这两种观点可谓“殊途同归”，认定岭南或广府同属“农业文化”，虽然后者在农业之前冠以“海洋”二字，却

不知道，海洋文化的基点，一是商业文明，二是海外殖民。所以，二者一概抹煞了海洋文化在广府这两大基点。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无须讳言，我们把广府文化定位为海洋文化，加上珠江文化大大地扩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由岭而江，由山而水，这便更好与海洋“对接”了。珠江的“水文化”便就是广府人所创造的文化，广府人正是从珠江水走向大海浩淼的波涛并锻造了他们敢于犯难冒险的“海洋性格”。

也只有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我们才可能对广府文化作这样的定位，而这样的定位才不至于在中华整体文化中感到尴尬。同样，正是这样的定位，才有力地改变着“西方中心观”对中国的偏见。在东西交融的世界大格局中，我们才能发现广府文化独特且夺目的光彩，从而确定其历史与现实的价值。

也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上俯瞰，我们才可能确认海洋文明在这一区域的发生而与中原内陆文明各自不同发展的轨迹。

人们常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与广州，同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3 000年不衰的古港。丝绸是在4 000年前便传到了中亚与西亚的，后来，又传到了欧洲与非洲。在漫长的海上航运史上，这一东一西两个国际大港，几乎是全盛不衰的。当然，亚历山大港在命名前，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来到此地前，这里也曾有过法老时期古老的港口——近年已在该港海底下面发现了古建筑。亚历山大征伐时为公元前331年，而后则以其名命名该港。法老时期当在这之前几百乃至上千年，说3 000年并不为过。同样，广州是东吴时期所置的，为公元226年，即黄武五年，但当时的“广州”是州的设置，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治所在番禺，这时的“广州”与今日广州城不是一回事，倒是番禺则是今日的广州城。也就是说，广

州城的前史，则为番禺，再往前，则有楚亭、南武等名称，其历史大致也可追溯到3 000年前。本来，中华文明5 000年，与古埃及文明5 000年便是旗鼓相当的。亚历山大港与广州港同样3 000年不衰，这是无可质疑的。

当年拥有“4 000座宫殿，4 000所浴室，1 200座花园，400个剧院和马戏场的城市”的亚历山大港，与拥有内城、外城、皇城，城内外宫殿“凡数百，不可悉数”，加上各地离宫上千的兴王府（南汉时广州之名），同样可以说不相上下……东西方两处海洋文明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然而，说广州是3 000年古港，学术界并不是一致认同的，这倒不是缺乏古籍作依据，或没有考古发现，而同样是在于根深蒂固的中原正统观念，中原称5 000年是毋庸置疑的，但四方“化外之民”、“夷蛮之地”，要说上个3 000年，都有冒犯正史之嫌，不可以被承认。

因此，我们从世界史上俯瞰中国南方这一角之后，也仍旧需要回到从中国史上俯瞰的这一位置上——当然已不再是只有中原正宗的那部中国史了。

也只有从这两方面的俯瞰，我们才可能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把有关广府七零八落的片段，作为珍珠缀连起来，真正开始展示足以反映一个民系精神的生动历史。

三

时下的广州，也就是作为广府的中心，要给其文化下个基本定义，或确定其基本走向，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哪个城市的文化创造者如此热衷于轰动效应，热衷于标新立异，急功近利，似乎是一时难以摆脱的梦魇。“短、平、快”似乎是永

远挥之不去的时髦，而多少东西在片刻的“爆棚”之后，便销声匿迹，甚至连寻找那么一点点余痕也难上加难，可新的时髦还在不断地产生，如同虚假广告，时刻可以堂而皇之占领着官方的这样那样的传播媒体，无论荧屏还是报刊。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这是一个沉沦的年代；这是一个宽松的年代，这是一个拥挤的年代；这是一个多彩的年代，这是一个单调的年代；这是一个上升的年代，这是一个坠落的年代；这是……似乎可以用几十对矛盾的字眼来排列。不过，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只是泡沫。

但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这是一位哲人的至理名言。透过这些泡沫，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广府自古以来的那种文化的特质，急躁、好大喜功或急功近利，好冒险、图进取，等等，充满了市场的喧嚣与活力——而这一切，在过去的中国是很难看到的，以至有人把广府文化与美国文化相类比，只在大、多、第一等最醒目的字眼上做文章，反正吹牛不纳税。而这一切，恰巧是传统正宗文化所鄙夷的，所以，从不把这纳入正宗文化的范畴，甚至不视为文化，好比当日贵族化的英国人鄙视美国牛仔一样。

凭此，我们须引入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承认“不存在一种全国的共同的文化”，是否仍得以某一个文化为尊，甚至以这一文化为永远的中心或至尊？

毫无疑问，中华整体文化总是有其主流文化的。但作为主流文化，是否就可以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呢？回答是否定的。文化的此起彼落，此消彼长，处于流动与变化之中，这才合乎历史本身，历史是动态的，文化也就更是动态的，一旦凝固，便是死亡。因此，曾经是支流的文化，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际遇下，上升为主流文化，是不足为奇的，也是合乎文化发展规

律的。作为齐鲁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当年在中原，也仅仅是“一家之说”而已，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子罢了。

在世界上，文明的多元发生，已成为共识。那么，在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也应作为一种共识。更何况现在相当多的中外人类学家主张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广大地区，此论若证实，则如我国著名大学者、考古学家贾兰坡在其《广东在古人类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中所称的：“两广地带就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近年来众多考古新发现都证明了这一条，如1958年8月，在粤北曲江县马坝镇狮子岩的狮子洞里，发现了后被称之为“马坝人”的头盖骨，据铀系法测定，其距今为12.9万年；1978年与1989年，在粤西封开县河儿口的峒中岩，发现人牙化石3颗，与“马坝人”同一时期，被命名为“峒中岩人”。1996年5月，中山大学考古学教授张镇洪，在英德黄岩洞中发现旧石器12件，其年代更可能早于马坝人化石。……这些发现就不一一列数了。

因此，文明的发生，在南方不但为同步，甚至更早一些，这对“中原中心论”也是一个反拨。所以，广府区域的文化，是否晚于中原，则不可以轻易妄断。这里是另一种文化，不可用别处的文化来衡量其是否合乎其“开化”的标准——例如所谓“断发文身”是否就是不开化，等等。

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广州作为3000年不废之古港这一论题上。广州，应该说，是包括珠江三角洲当年整个古海湾在内，作为海上航运的历史，可否确定有300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也是对这里海洋文明起步的一个起码的印证。显然，这在学术界不无争议。

总之，广府文明起步，有可能比过去的认为——主要是来自中原的认识，要早得多，而且，有着自身不同的历程，不可